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ZINSUI RHBAO　星期一　第一版

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二六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銀、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積餘之舊銀票，向財政處交銷作廢，不准再拿舊銀票支領或兌換新銀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糧票，即速送縣府交銷。從十一月一日起舊糧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處

孫詒德

山西臨縣第一區甘泉村人，現年二十五歲，民國三十二年參加三五八旅，自前年五月後，至今未見音信，見報後，速給家中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父　孫念祖

興縣高家村工作團

不相信貧僱農拋棄貧僱農

經開會檢查與批評後，決定汪濤等同志向貧僱農承認錯誤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行政村工作團不相信貧僱農，不走貧僱農路綫，使貧僱農未能起骨幹作用，此次二區工作團委員會在檢查該團工作的會議中（十月二十二、二十三兩天），對此進行了極嚴格的批評。在今春分配門爭果實時，分局張子意同志即明確指示該村工作團負責人汪濤同志，要堅決「給貧僱農撐腰」，當時工作團在思想上並未真正接受，五月中到六月，工作團同志，雖費了不少時間，調查高家村自然村貧僱農歷史，開貧僱農會，但以後聽到某些中農的反映，說是「好久沒開中農的會。」同時幾某些中農談話，他們不甚理。加上，貧農會中少數幾個人脾氣不好，如乃孩愛吼喊人，候讀、白外未遵守水道規則，與人爭吵，該村工作團汪濤等同志，此時就害怕起來，怕「脫離了中農」。特別是在防旱備荒期間，即走向另一相反方向，完全不開貧僱農會議，完全丟開了分局在備荒指示中以貧僱農為骨幹的原則。備荒開始的一天晚上，貧僱農最後一次會議上，某一上中農來了，貧農會會員候且說：「我們開貧農會，你去吧！」該上中農走後，汪濤同志即責備候且，說是：「你說話太直了，他（上中農）還不壞，參加也可以。」這件事情標誌了該村工作團在思想上組織上拋棄了貧僱農路綫的開始，整個防旱備荒期間，中農思想統治了工作團，由該村工作團派到趙家川口去的工作同志，對備荒工作也沒有走貧僱農路綫，只是稱讚中農遵守高勞動好，在高家村的工作團同志，甚至以貧僱農中少數幾個人的缺點來概括整個貧僱農階層，思想情緒上總認為貧僱農「浪費」（據十月十八、十九兩晚貧僱農會上反映說：「貧農吃喝花顛就說是浪費，中農吃白麵也沒人說。」）。在這種思想情緒中，檢錯時，工作團把「有作的餅，沒牛的掏」當作行動目標，沒有積極帶助解決貧僱農耕牛困難問題。「七七」開會時，大家一度檢討到中農思想嚴重。但後來特別是夏徵中，依然未做貧僱農工作。八月一分區土地會議以後，汪濤等同志沒有很好領會會議上關於從無地缺地農民中發動門爭，產生貧農會辦法的精神，不顧本村已有的貧僱農基礎，而竟然加以拋棄。趙家川口當時貧農會本來剛協起（八月初正式成立的），會員們自我檢討及檢報等協的還不錯，一分區會議以後，工作團同志即把它取消了。汪濤即要在高家村取消已有之貧農會而成立基幹農會。更認為要馬上開展門爭，必須依靠能說會道的。怪貧農會的人不起來（其實有些已起來了）。當貧農青年候且想找貧農會的人來開會，但汪濤已對候秀子說道：「不要找開會，來不及了，那些人說話少。」第二次門爭地主白鳳山等以前，九月二十七日開了一次貧農會，汪濤對貧僱農說：「快門爭了，你們要不要貧農會，要了就要在會上說話，不要就算了。」最後汪濤又說：「以後再不開貧農會，門爭以後，由農會（即中貧農會）審查貧農會。」理由是「共產黨員也要由農會審查嘛。」一直就沒有成立貧農會的西坪自然村工作團趙富強同志，在門爭前宣佈農會貧農會的七條條件，並對貧僱農們說：「門爭中如不「積極」，將來不能參加農會貧農會，你們不能怨咱。」「門爭會後，趙富強在缺地少地戶會（不是一正式組織）上說：「西坪中農太好，你們反而不積極，如果我要是個中農，我就不賴你們門。」這種不相信不組織貧僱農，只是消極的責備貧僱農「不說話」「不起作用」的糊塗錯誤的思想行為，有些同志指出：高家村貧僱農會實際已有了基礎，但由於長時期的被忽視，不開會研究問題，所以沒有發揮力量。西坪貧僱農沒起來，更是由於「貧僱農中沒好好進行訴苦教育，階級覺悟沒提高。」前一時期在工作團老案同志領導下，某些貧農訴苦訴到「沒好父親」「命運」等上去後，沒有及時啓發到正確的認識上來（後來才轉過來）。二區工作團負責同志對趙富強同志向貧僱農說那樣的話，曾嚴厲批評道「這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貧僱農（農村無產者）的態度。」他並着重指出：團結中農的工作，是貧僱農去做，而不是要工作團去做，如果因為怕影響中農，而拋棄依靠貧僱農路綫，那是根本的錯誤。

對某些中農的錯誤意見採取調和態度，打擊了貧僱農；用不民主辦法選行政村農民代表未保證貧僱農佔優勢。

會議上，對汪濤同志在貧僱農與某些中農發生原則問題的爭執中間，不支持貧僱農的錯誤，加以嚴厲批評。指出：「這實際是打擊了貧僱農，而支持了中農。」高家村在訂成份時，某些中農把貧農三治要訂成中農，貧僱農則堅持正確的原則。且按根據產量時，有些貧農實報，而某些中農則反對實報，夫地畝計產量時，貧農僱農與中農白建邦爭吵起來，說且說他不公道。十月初門爭地主張定時，某些貧僱農說地主張定家有元寶白洋，個中農則說沒有，並追問會上是誰說有元寶來。候且則批評某中農不應追問，說：「你追問什麼？保險地主封建不說那話（即有元寶白洋的話）。」對待些中貧農間原則上思想上的分歧與爭執，工作團同志竟採取了調和的態度，沒有展開爭論與批評，以提高農民的覺悟。相反的，汪濤竟被某些能說會道的中農所隔離，當候且與白建邦丈地爭吵時，汪濤說：「不要爭的面紅耳赤，回頭再說吧！」在其他的分歧上，也總認為是候且是個「小孩子」，有些是從「成見」出發。這樣就是模糊了原則的思想的分歧，貧僱農的正確意見不能抬頭，某些中農錯誤的意見，得不到糾正。同時，某些中農反映貧僱農缺點，工作團不弄清是非，都一律相信。當到對某些貧僱農不會事實的宣傳在群眾中流傳時，工作團不加追究，使群眾弄清是非。某些中農亂正有毛病，甚至有包庇地主封建的事實的，則不組織群眾來批評教育，在選行政村農民代表時（十月門爭前），高家村工作團複召開貧農會討論研究，選舉時採取「三結合」這的辦法，不是以人為單位。以致在代表中，數及質量中，未能保證貧僱農佔優勢。

高家村工作團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原則性的錯誤，其根源是立場問題。汪濤同志檢討自己：「沒有貧僱農的思想感情，打擊了貧僱農。」會上中同志嚴正批評道：「汪濤同志想要成立基幹農會時，張河、李玉都說如果不成立貧農會，咱就到（趙家）川口去參加。由於我們同志的出身，沒有體會人家（貧農）的立場是怎樣堅定。」又說老案同志在西坪挖窮根，扯到父親祖父身上（沒留下家產），底沒有及時引導到正確的認識上來，這是什麼立場？」被邀參加此次檢查會議的高家村貧僱農提出好多事實，批評工作團，特別是汪濤同志立場的錯誤，大都說他只聽幾個能說會道的人的話，不聽貧僱農的話。

會議中，高家村工作團諸同志，一度對新派來高家村負責的中同志提出意見，認為中同志原則是對的，大家都接受，而且作了檢討，但感到不痛快的就是中同志有些「欽差大臣」（來檢查工作）的味道，有些「挑眼」（在會議中有鼓動貧僱農（參加會的）「擴大工作團與貧僱農矛盾」的味道。二區工作團負責同志在最後總結時，指出中同志作風上有些毛病，要很好改正，但不能因此對消了我們所犯錯誤的嚴重性，中同志的立場是貧僱農的立場，鼓勵貧僱農檢查工作團工作是正確的，從黑峪口趕來的二區工作團另一負責同志也說：「我們從舊社會帶來的一團和氣，也許沒人討厭，但因未能堅持原則，其結果使工作受了影響。」他以一些事實說明這一道理。他表示今後要打破「一團和氣」的模糊分歧的作風，貫徹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的路綫，徹底消滅封建而努力！

又訊：經過檢討以後，決定犯錯誤嚴重之汪濤、趙富強兩同志向高家村及西坪貧僱農承認錯誤。汪濤同志給黨校學習，趙富強同志待命處理。

× × ×

短評

應引以為戒

以貧僱農為骨幹，團結廣大中農，這是黨的徹底實行土地改革政策的既定方針，絕不允許動搖的群衆路綫，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徹底消滅封建。誰要是違背了這個方針、這條路綫，或者誰要在這一點上有點動搖，誰就要犯原則性的錯誤，以至對農民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興縣二區工作團，這次對高家村工作團的檢查，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件。高家村工作團所犯的錯誤，是原則性的錯誤。事實證明，如果不堅決依靠貧僱農，支持貧僱農，把貧僱農組織起來，便無法克服中農中的某些錯誤思想與不堅定的傾向，也就不能使全體中農堅決的跟貧僱農一道，使全體農民團結起來，與地主封建堅持門爭到底。高家村工作團實際上就是對黨的以貧僱農為骨幹、團結全體中農，徹底消滅封建的方針與路綫的動搖甚至抗拒。

高家村工作團檢查會議上指出，這個原則性的錯誤之根源，是立場問題。就是說，那不是依靠貧僱農，依靠中農的思想，而是拋棄貧僱農，依靠中農，實質上就是富農路綫的思想與立場。所謂依靠中農，堅持這種思想與立場的結果，便是貧僱農不能徹底翻身，便是有利於地主階級、封建勢力，因為這樣，勢必不能達到徹底消滅封建的任務，相反的，會把它保存下來，因而，其結果，是破壞了全體農民（包括中農在內）的徹底解放。以汪濤同志為首的高家村工作團的許多同志，從對這次錯誤所採取的態度，和他們對中同志所採取的非常惡劣而不正派的態度來看，可以肯定的說，這次所犯錯誤，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與立場，是值得很好檢討的，希望汪濤等同志，應從自己原來的階級出身及個人經歷上嚴格檢查才是。有意堅持錯誤是不容許的，諱疾忌醫，不徹底檢討與改正錯誤也是不許可的。土地改革，對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地主富農出身的人，是一次嚴重考驗，是過五關，關關必須通過，通過四關，五關通不過，也要栽跟斗。我們每一個人，應該拿高家村工作團及汪濤等同志的錯誤，當做一面鏡子，照照自己，檢查自己或警惕自己。最後，順便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十月二十日本報二版，曾刊登汪濤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叫「聯合門爭中的點滴經驗」，從今天這個消息看來，該文所提出門爭中會發生的毛病，很顯然的，都是由於工作團不相信貧僱農，包辦代替的必然結果，該文對此又未加檢討，因此，其中所謂經驗，便變成了問題。希望讀者注意。

馬西努著論評述：宋子文任蔣匪粵主席與美帝掠奪華南有連系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莫斯科廣播評論員馬西努十二日發表論文，評述美帝國主義掠奪華南與宋子文之新任命。文如下：

據中國報紙載稱：新任廣東省主席宋子文在正式視事以前，會與抵達廣東的美國顧問格魯會商。此消息並未引起中國輿論的奇怪，這是因爲大家都知道宋子文的新委任，是和國民黨（蔣匪集團）與美國獨佔資本之間關於使華南便成爲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統治的主要基地的新交易有連系的。

這種交易已非第一次，國民黨財閥地主和軍閥，經常出賣自己的國家，以換取外國資本支持，來撲殺中國人民和盜竊其財富，外國壟斷資本家給予他們政治、經濟上的援助，以便換取對華全中國人民的財富及主權。在對日戰爭時期，特別是戰後，美國銀行家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保證了自己的獨佔地位。同一時期，中國四大家族在其統治區內，也成了經濟各部門的獨佔者，如銀行業、出入口貿易、工農業……等，都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當然這更加鞏固了他和美國資本家的聯系，同時也加強了國民黨對美國資本家的依賴，而造成了目前用外力來支持被人民極端憎恨的國民黨獨佔資本。

這在對日作戰時期，國民黨與美國獨佔資本家，就會規定了一項大宗買賣，即美國財閥們替國民黨保證了在日本投降後準備和進行反對民主力量的內戰，中國的財閥則保證幫助美國資本在中國建立大權。局部的任務，爲對美國商品和資本打開大門，給予美國公司以行動自由，給與和中國公司同樣的權利，讓美國獨佔企業參加國民黨的獨佔組織，總而言之，使美國財政資本在掠奪中國人民上，得到較前更大的保證，頭一點是已經完成了。

當日本投降時，四大家族將價值四十萬萬美元的日本企業和物資據爲己有，而建立了八個巨大的所謂國營企業，即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資本十萬萬美元，擁有全國紗錠的半數）、中國紡織機械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石油公司、中國中央造船公司、中國水產公司及中央電工器材公司，另在台灣、台北、華北建立了宋子文的煤業公司，擁有工廠四十二處。據中國著名政論家陳伯達在其「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所引證的材料，僅此企業資本的百分之八十，名義上是屬於國家的，而實際上是屬於四大家族及參與股份的美國資本家。以後又建立了各種新的買辦組合，並與美國公司之間簽訂合同，以便使他們以低價購買中國的原料，掠奪中國農民。如孔祥熙兒子孔令侃爲首的揚子公司，與十六家美國公司簽訂了合同。宋子文之弟宋子良的中國出入口公司（按即孚中公司），與十一家美國公司簽訂了合同。中國CC領袖之一陳果夫爲首的太平興業公司，與十三家美國公司簽訂了合同。此外，又已建立了公開的中美合辦企業，如美國陳納德與宋美齡合股建立的中美實業公司（資本爲十萬萬美元）及中美航業公司。因此，在日本投降後剛剛過了一年，美國大公司便已成了中國市場上的主人，如在上海有一一五家美國商號操縱了市場，七十五家公司操縱了對中國的出口貨及美國由中國的入口貨百分之九十，以廉價的商品在中國市場上出售而獲得了高額利潤，如一噸報紙在美價值一百三十美元，而在中國實七百美元。

可是這種大量超額利潤，並未滿足美國獨佔資本家的野心，而只是增加了他們的貪慾。隨着內戰的擴大與國民黨統治的無能，更增加了他們對美國支持與援助的依賴性，美國銀行家就利用這一點，來同國民黨討價，正如國民黨爲取得這種援助而出賣了中國，向美國討價一樣。

使美國資本家不滿意的，是寄生性的銀行（按即中央銀行等所謂「國家銀行」）未完全轉讓給美商，而這種寄生性的銀行，是國民黨藉以保存其買辦銀行及向中國人民吸血的總機關，因此，通過此次便提出將這些掠奪中國人民的機關，直接交給美國獨佔資本組合及其代表之手，並安置上美國的顧問與長官，以使掠奪來的絕大多數財產，不再落到國民黨手中，而使入美國資本家的錢袋裏，作爲援助國民黨的條件之一。他們想公開和秘密的合辦中美企業，以逐漸使其完全從屬於美國，而中國銀行家只扮任服從的角色，如要求華南一切企業與主權都交給美國銀行家及工業家，這便是美國提出的新條件。

國民黨對這一切，都一一執行了，在中國四大家族營壘中及中央銀行中，美國顧問們已有斷奪的身份，美國銀行家的代表們已控制了國民黨的建設權（按指開發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資源），工商業家也建立了美國大公司的分公司，並簽訂了控制華南地上地下所有一切資源及投資的協定。美國人知道不僅在華北，而且在華中，美國與國民黨資本家的統治末路就要到來了，就急於侵略並完全控制華南，企圖在華南站穩腳步，因此，他們要求四大家族之一進與美國早就有密切關係的宋子文爲廣東省主席，以代替其他小軍閥，正爲此，宋子文的後台主人協格才去廣東幫助他。

× × × × × × ×

蔣匪集團卑鄙勾當 依仗特權營私投機

蔣匪監察院報告暴露了醜史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中央社五日至十一日廣播蔣匪監察院發表之「外匯使用及各公司營業情形報告書」，又一次暴露了蔣匪集團依仗特權投機發財之卑鄙勾當。該報告書宣佈蔣政府「原存有六百萬盎斯（約合中國六百萬兩）黃金與九億以上之美金，在日本投降後至去年十一月間，大半消耗於非建設性物資之進口，且係由（蔣匪）前行政院長宋子文一人核准使用而浪費。」並舉出宋子文在行政院長任期內，不僅隨便開手條，浪費外匯甚鉅，且於去年七月間禁止汽車入口時期，曾電令中央信託局以外匯五十萬美元購進汽車一百九十輛，以五分之二分配於私人，以取得十倍以上之厚利，中飽私囊（該報告書統計購進之汽車，每輛只合蔣幣一千萬元上下，而市價較之高出十倍以上）。該報告書又稱：宋子良（按係宋子文之弟）之孚中公司獲得巨量外匯，百分之五十以上均用於在美訂購汽車，所訂之七百八十輛汽車中，有七百三十八輛係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禁止入口以後進口者，且有五百八十輛係於禁止入口後所訂購。該公司並利用紐約分公司之名義，逃避稅捐，隱瞞利潤及營業眞情。孔令侃（孔祥熙之子）之揚子建業公司，除與美國揚子分公司間也有同樣舞弊關係外，也違法購進禁止入口之香水、脂粉等化粧品。該二公司之負責人，如孚中公司現任總經理宋子良，以派赴美國考察交通專使名義，於一九四零年七月出國，該公司現任協理沈鎔，並以宋子文私人秘書名義，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出國，以及揚子建業公司現任總經理宋子安，以蔣匪軍委會侍從秘書名義，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國，均利用其所得之外交護照，在美從事商業活動，至今未歸。而蔣四大家族私產中信局及物資供應局、世界貿易公司等，則利用擁有外匯及交通之便，或藉不必經一定手續報關查驗之便，而購進汽車、冰箱等被禁物品。報告書最後又透露，參加蔣匪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蔣家官僚，藉消息之靈便，從事投機。例如「八月間，該會決定外匯官價政策之變更，若干參加會議之官僚，便於外匯改訂前，大量投購美金短期庫券，以獲巨利。」

蔣匪集團營私投機之事實，自今年三月以來，即不斷被中外輿論所指責，如今年三月間，合衆社指責中信局、一統公司、中國供應局等蔣家私產公司，均進口大量奢侈品、汽車、無線電、冰箱之類，私人商行之正常請求，蔣匪當局卻置之不理。航業界稱：上述購進之奢侈品，大半由蔣家官員之商行經手出售，以飽私囊。今年七月間，爭權時期，CC二陳爲攻擊孔宋，曾翻出孚中、揚子二公司盜竊外匯美金之罪嫌。此次合衆社曾於監察院「報告書」發表時，指出今年夏季，若干人即曾控告若干「特權公司」獲得比他們應得的更多量的外匯，並輸入其他公司被禁止輸入的奢侈品。

上述監察院「報告書」發表後，由於該「報告書」對蔣匪統治集團貪污醜史暴露過甚，蔣匪行政院長張羣曾公開對之表示不滿，他於十九日在參政會作「施政報告」時說：外匯黑市之暴漲，「即因監察院報告書中只提到外匯之支出而不提外匯收入。」又說：「監察院外匯使用報告書之公佈，亦爲刺激物價上漲原因之一。」此項指責，引起監察院方面羣怒，監察委員四人於二十日發表書面談話，向張羣實行反擊說：「此種論調（指外匯黑市及物價上漲係由監察院報告引起一點）之由來，實係官僚資本家及其爪牙深恐監察院及各方輿論有不利於彼等之處，故施此煙幕伎倆，以求發生錯覺，而圖繼續進行其獲取非法過份利潤之活動」。該談話將「目前物價暴漲之主要原因」，指爲「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之必然週期現象。」

收復望江我軍乘勝挺進 直抵長江收復華陽鎮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四日電）人民解放軍某部解放望江縣城後，復乘勝於二十一日攻佔該城東南二十餘里長江北岸之華陽鎮據點，全殲蔣匪一個小隊，俘獲人槍各三十及大批物資。該鎮附近江中，時有蔣匪軍艦三三兩兩巡邏，當我軍到達時，早已逃避無蹤。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二十四日電）人民解放軍某部於二十日在廣濟以西殲敵青年軍二零三師兩個營大部。當我軍向廣濟挺進時，駐蘄春之蔣匪青年軍二零三師六十二旅第六團兩個營，向廣濟增援，在廣濟以西二十五里之竹瓦店，與我激戰三小時，敵大部就殲，斃其百餘名，另俘四百八十餘名，繳獲迫擊砲及小砲十五門，輕重機槍四十九挺，步槍二百餘支，子彈數萬發。刻我軍正向蘄春挺進。

蘇中地武 殲敵三百收復五據點

（新華社蘇中二十四日電）蘇中一、九分區地方武裝殲敵三百餘，收復五據點。九分區地武十三日晚出擊南通如皋間之劉（橋）石（港）鎮，至十四日，攻克太平橋、河灘、花市街、太陵等四據點，殲俘路記劉橋區保安隊及「鏟奸隊」一百六十八名。一分區地武於十九日攻克長江邊口（岸）泰（州）鎮左側重要據點大泗莊，斃俘土頑百餘。又靖江縣地武十八日於石家倚殲出犯之兩個蔣記縣保安中隊共百餘名。此三戰鬥，共繳獲輕重機槍十一挺，長短槍二百卅八支。

魯克斯仰承美帝意旨 使聯總續充援蔣內戰工具

爲美金融資本部署發展在華勢力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聯總署長魯克斯已於廿二日離滬返美，聯總中國分署署長克利夫蘭亦偕同返美，魯氏在華勾留兩週，充分證明他此來目的，係仰承美帝國主義意旨，使聯總繼續充當片面援蔣內戰工具，和利用聯總爲美國金融資本發展在華勢力作進一步部署。魯氏二十一日在滬記者招待會上對其在華工作所作之聲明，亦明白顯示此點。魯氏抵華之初，即公開對國民黨阻撓救濟物資進入解放區之無恥行爲，表示「同情」，並宣稱：「不迫使國民黨政府遵守聯總義務」。而此次「聲明」中，魯氏復忍心害理，對聯總兩年來根本違反其救濟方針，以運華二百三十多萬噸（截至九月底止）救濟物資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交與國民黨，且任其用以貪污和轉充內戰資本，而僅以三萬二千九百多噸即不及百分之二的極少量物資，作爲對佔全國抗戰負擔民十分之六以上的解放區的救濟的不合理事實，避而不談，恬然宣稱：「對聯總及行總在華工作「表示滿意」」。魯氏爲表示其援蔣內戰之熱心，已決定以現存之二十萬包聯總棉花交與國民黨行總，充作所謂「長期善後事業」經費，由行總以「七七一二五磅棉花易四百磅或四百四十磅紗」辦法，交與國民黨官僚組合「中紡公司」，換爲花紗，再售與國民黨中央銀行，以便四大家族層層營利，飽其私囊，並轉充內戰資本。關於此事之「交換協定」，已於二十一日在南京簽訂，此與今年二月聯總允許蔣政府以四千九百萬美元救濟棉花在黑市售出以充內戰經費的罪惡性質，完全相同。至對解放區救濟問題，魯氏却始終抱以敷衍態度，對華應運出的五萬噸救濟物資解放區問題，在其聲明中，依然是「困難重重」。對黃河堵口問題，除提到「一」之修築已決議定於十一月底完成，對聯總所應付給解放區之堤工二期欠額，隻字未提，此斷示魯氏對中國真正救濟工作並無興趣。魯氏稱，在聯總於今年十二月三十日結束後，聯總機器附屬機構行總處理處、行總機器材庫、行總復興公司及行總空運大隊（即陳納德空運大隊）等，均將繼續存在，不過上改由蔣匪當局最近成立之「事業委員會」及由蔣美共同主持之「託管委員會」領導。據悉：聯總之善後物資」，值工業配備一項一億美元以上。另外，聯總一部分所謂「專門」人員，亦將留華，參加領導該項工作。如衆所周知，上述各機構原皆爲美國資本與技術控制，用以進行對華經濟侵略者，行總空運大隊參與內戰生意，爲蔣擔任戰爭運輸，更爲公開秘密，此即魯氏所謂「行總空運大隊成績頗佳，對行總與中國政府（指蔣政府）大有幫助」。至魯氏宣佈「決爭解決」之行總水運，據中國漁業聯合辦事處二十一日發表以致魯克斯公開函中揭露，亦「將該隊大部可用漁船，供新近的有權在中國海面上活動，將要歸中國漁業的中美漁業公司使用」。該函並揭露過去一年來在公海活動之聯總漁船，在中國海上濫捕之魚，較奪中國漁業生意，並惡價傾銷，漁價波動，「結果，就使中國民間漁業不能維持生存」。此一事實，充分暴露聯總幫助美國侵略面目，並具體表明魯克斯在華工作眞正內容。

× × × ×